

「纤笔一枝谁与似」

——读毛泽东诗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朱向前

城头上的红旗在夕阳中迎风招展，西风残照，孤城万仞山，颇具边塞诗风。保安位于陕西省西北部，是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但整个县城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极为荒凉。接下来两句不再延续这种情绪和意向。而是词锋一转，“保安人物一时新”，说的是丁玲来到保安，整个风气都为之一新。这个“新”字，有新奇、新异、稀有之意——当时，红军队伍中除了成仿吾等人，没有什么知名作家，尤其是像丁玲这样享有盛名的左翼女作家。这一句不仅说明毛泽东对丁玲的重视，更透视出毛泽东对全国的文学艺术家们投身抗战前线的欢迎和期盼。当天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袖悉数到场，更是以这样一种热情高调的姿态向国人乃至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延安欢迎你们！抗战需要你们！同时，也从侧面勾勒出丁玲活力充沛、英姿飒爽的形象。这两句具有欢乐、幽默的气氛和浓厚、朴素的生活气息。

下阕描绘的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女将军形象。“纤笔一枝谁与似”化用了孙中山先生名言“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藉此称赞丁玲的生花妙笔。在欢迎宴会当晚，毛泽东曾询问过丁玲的志向，丁玲表示愿意到前线打仗，毛泽东当场深表赞同。“阵图开向陇山东”，陇山东说的就是红一军团当时作战的甘陕边境一带，丁玲可以随红一军团作战。“阵图”就是行军图，借指红一军团。最后两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盛赞丁玲由纤弱的文小姐变成了威武的将军。

这首词格调欢快鲜明，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也勾勒出一个红军女将的生动形象。红军当时确实缺少像丁玲这样的文艺名家。丁玲到来以后，马上就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6年之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事实上，当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党已经成功地领导了两支大军：一支是朱（德）总司令领导的拿枪的军队，一支是鲁（迅）总司令领导的拿笔的军队——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而且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著名文艺家就有丁玲、艾青、萧军、刘白羽、于黑丁、陈学昭、马加、张汀、严辰、方纪、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张庚、钟敬之、田方、江丰、力群、罗工柳、华君武、马达、王式廓、蔡若虹、吕驥、郑律成、萧三、范文澜、艾思奇、欧阳山、草明、郭小川等百余人，在全国文艺界极具代表性和号召力。两支大军合二为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视界

重入阵列

■程文胜

短笛新韵

如果老得提不动刀枪
躯体本能渴望阳光草地依偎
不，不要满足我让人瞻仰的虚荣
请让我还原为一个新兵
再次投入熔炉
以新思想新理念重排基因
以新材料新技术优化提纯
让血肉骨骼凝结成非晶态合金
再赋能以长城的强度和黄河的韧性
奔赴强军兴军的如虹征途
以一个新兵的姿态

如果我被成功重塑
请在一个草叶悬露的薄雾清晨
或者苍鹰奋力展翼于长空的夕照黄昏
将我置于深蓝海疆一个岛屿
或者喇嘛昆仑某个角落
想象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滑进一群年轻士兵清澈的眼睛
我将迎着时代的风口
坚守、狙击或冲锋
完成一次全新战斗想定

如果思想内核不足以锤炼信息刀锋
也不会气馁
我自信钙质足够坚硬
请把我凿成一块界碑
挺立礁盘
在烟波浩渺的海疆上
表明国土的属性和里程
如果钢质含量略微超过预期
请将我锤击而延展

成为一根声如鸣镝的钢筋
或者一条钢梁横跨峭壁穹顶
作为承载忠诚的构件
排兵布阵
深嵌大山腹部
与树木夯土岩石一起
变成雪域高原最坚固的部分
朝晖夕阴
感知每一双战靴踏出日月节奏
和吗沙哑呢呢哼出的行军小唱
陪伴灯下键盘与指尖轻快的碰触
聆听金色弹壳坠落坑道的声声脆响

这将成为我一生的终极梦想
也许有一天
当视线牵引飞舞的蝴蝶
当无边春色如春水泛出涟漪
我确信，此时我已重披战袍
以另一种光荣的存在
重入阵列

如石子一样坚硬的乡音

走在陌生的城市
冷不丁飘来一句乡音
词句短促，铿锵如一粒石子
在冰面上翻腾跳跃
沉寂的故乡忽然化为湖水
在眼眶里颤动

不能确定是谁发出的呼喊
那些走过我身边的背影
都是我的亲人
正如我认识的寒冬里的枝头
有一千朵梅花
暗自吐蕊

国防纪事

一

在巡逻必经的河道上拉设绳索作为安全保障，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一级上士马志忠的提议，也是他带着战友们一步步施工完成的。

从营区到山上的点位，要蹚过几条河。冬天，河面结冰，万一踏碎了薄冰掉在冰河里，轻则冻伤，重则危及生命。到了夏季，河水湍急，一个排浪卷过来，篮球大小的石头也能被掀出好远。

官兵们蹚河的时候，必须几个人手拉手。一个趟起，送往点位的蔬菜转眼就被冲没影；一不小心，人会被卷出去几米远，扑腾几个来回才能卡在石头边上稳住身子。马志忠个头不高，河水一涨，深处水面能压在他胸口附近，让他喘不上气。

有一次，马志忠主动挑了重担——担负给哨位送给养的带队任务。出发前，他仔细检查物资重量，把最重的那个背囊抢着扛在自己肩上——6件矿泉水，每件12瓶，每瓶550毫升，总重约40公斤。为防止米面被水浸泡，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扛在老兵班长邹家航肩上。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

夏季的河水依然冰凉，新兵小于蹚水过河没走几步，身体便直打哆嗦。小心翼翼走到齐胸深的水位处，刺溜一下，小于脚下打滑，倒向河里。马志忠和邹家航赶紧伸手去拽。小于被拉回来，总算有惊无险，可他身上的蔬菜背囊已经被河水冲没影了。

几个人衣服湿透，水裤里灌满了水。好不容易上了岸，他们脱下水裤，拧出衣服上的水再穿上，冻得直哆嗦。

终于到了哨位，面对战友，马志忠抱歉地说：“对不住大家，今天的菜被水冲没了。本来保障班给大家准备了新压的面条，随时能做个蔬菜面。都怪我们没当心，把菜篓子掉到河里，啥都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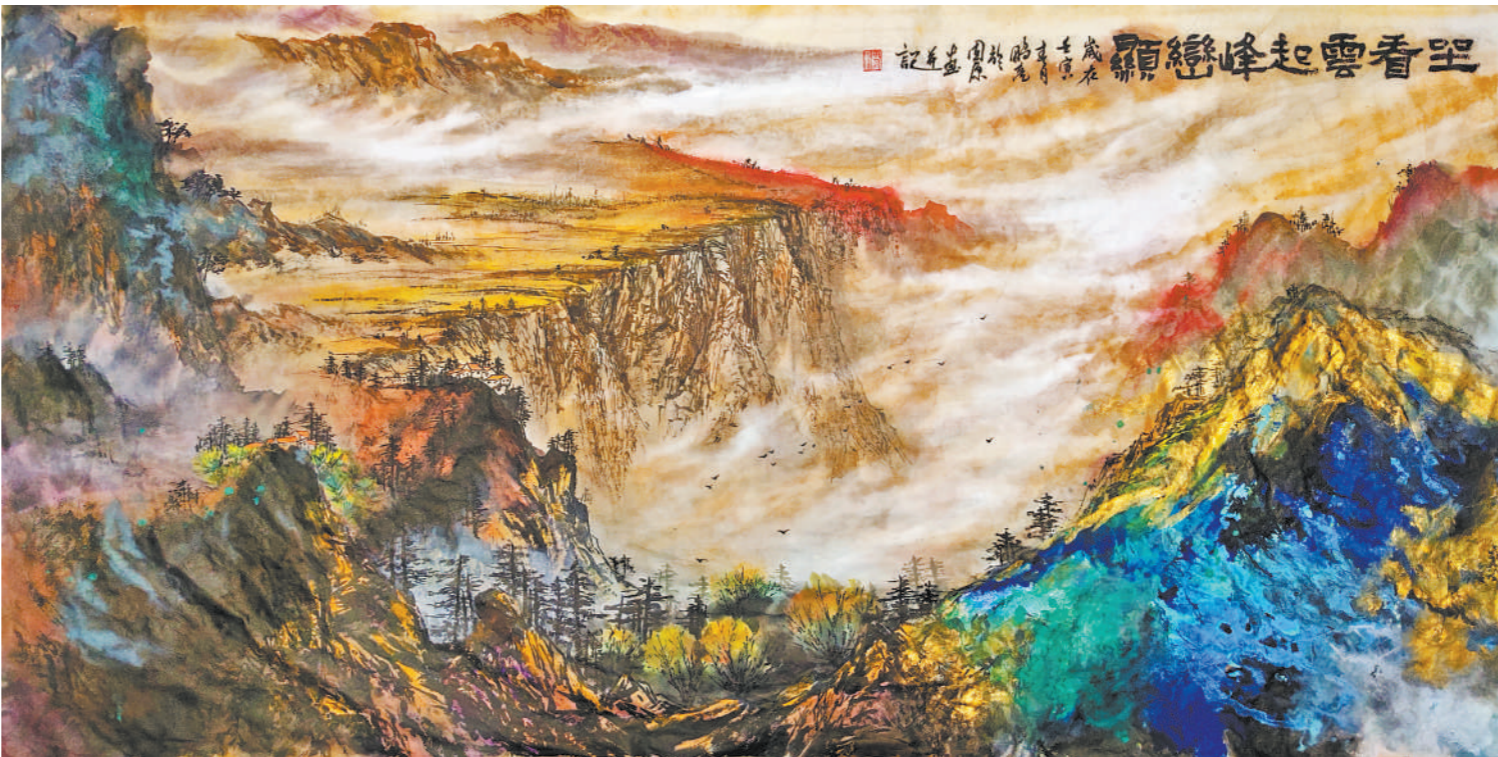
战友们嘻嘻笑着煮了面，还嘱咐马志忠赶紧脱下衣服晒一晒。可马志忠看着大家吃白面条拌酱油，心里真不是滋味。

小于差点被河水冲走，哨位的战友们没吃上菜，马志忠觉得都是因为他这个“运输队长”没当好，这个问题得解决。

一瓣心香

1999年12月，我穿上军装，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从此，我与边关有了难分难舍的情缘。

忘不了，第一次走进边关军营时由兴奋变成失望，这里没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只有戈壁滩和光秃秃的山；忘不了，第一次在班长帮助下把军被叠成“豆腐块”的感动，这里没有亲人，却有亲密无



坐看云起峰峦显（中国画）

杜鹏亮作

梦中常有鼓角铮鸣

■丁丁海南

咋解决？马志忠的办法是在河道上拉条缆绳。方案在心里过了几遍：用啥绳、在哪儿拉、咋固定……想周全了，马志忠找到连长提建议。

连里很重视，专门开会，让马志忠详细讲讲具体方案。“在难走的河道拉上绳子，送给养、巡逻勘察等很多需要过河的任务中，都可以拉着走。”大家认为马志忠的提议对路。

马志忠选中的绳子，是直径近1厘米的攀爬绳。将其固定在河流两岸，有大石头的地方直接缠绕在大石头上，遇到悬崖就利用帐篷地钉砸到缝隙里拴牢。

多条绳子结结实实地拉设在几个难走的河道上，马志忠和战友们更安全更有保障。

二

把身影融入高原的荒僻中，把心思凝在连队的建设里。马志忠的眼里，总是有“活儿”。

那年夏天，刚换防上山，连队干部检查装备，马志忠寸步不离。到了储物室，一股湿凉扑过来，马志忠摘下挂在墙上的温湿度计一看，好家伙，湿度蹿到了90%。

因为气温回升，山尖尖的积雪化成水，沉到山体里，渗入储物室地面下。“老军械”马志忠闻一闻室内的气味，便察觉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湿度超出储存标准太多。他蹲在地上看一看，地缝里有水珠渗出。检查一结束，马志忠跟着干部去了连部。

“这样的储存环境肯定不行！咱是不是商量一下，想个法子。”连队干部觉得马志忠的话有道理，马上召集骨干们开碰头会，让他从军械养护的角度详细说明问题和解决方案。

关于具体方案，大家讨论了好一阵子，没有统一的想法，散会时说再想想。一个晚上，马志忠几乎没睡，想得脑袋瓜子生疼。第二天，起床号刚吹完，马志忠拿着一个想了一宿的方案，敲开了连部的门。

马志忠的方案经过支委会完善，立即实施。第一步，先把储物室清空，把物资暂放在一个合适的房间，通风晾晒。马志忠把参与改造工作的战友们叫到一起，一人一个小马扎，反复强调规范要求：“稳，要紧的是稳。心里不能慌，脚下要有数，一步步走踏实。”“搬运物资须先熟悉流程，把规定要求记牢。放心，有我，相信我。”

抱紧物资，看准脚下路，身不摇，腿不晃。胆大心细的马志忠走在一行人的第一位。

第二步，把储物室的地砖全都撬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地砖下面的湿土用脸盆一盆盆端出去，再去向阳的坡地挖来干干的土回填。把3层彩条布铺在干土上，铺上两层塑料布，再铺麻袋片，最后铺上一层薄薄的细土。这样一番铺设，能防止渗水受潮。地面找平后，大家把晒干的地砖铺平，砖缝用水泥浆抹实。

改造过程一点都不轻松，每天要干到凌晨两三点钟。储物室湿土清理出来较多，回填干土一定要保证比例。重重的地砖，全靠人工搬出搬进。昼夜温差大，白天在太阳底下晒地砖，弄得眼睛睁不开；晚上在储物室干活，如同身处冰窖。到了用餐时间，其他人去饭堂吃饭，马志忠负责看管物资，吃口馒头咸菜对付一下。

翻堆倒垛，所有物资重新进行固定，设立标识牌。再看看温湿度计，马志忠咧嘴笑了：50%，恰到好处。

三

“00后”战士杨泽坤，身材高大。从西安体育学院入伍来到边防哨卡，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素质和适应能力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初生之犊。

喀喇昆仑是一块试金石，也曾一度灭了杨泽坤的“牛气”；稀薄的氧气含量、一年四季随时可能飘雪的无常天气、目之所及的苍茫空寂，很难让杨泽坤把这里跟历史的悠远和浪漫产生联想。“盯着光秃秃啥也不长的山，我就想，自己卫国戍边的理想能在这荒凉中实现吗？这样的孤寂，自己能忍受多久？”杨泽坤的内心有些动摇。

这时，杨泽坤被调到连部当通信员，跟着马志忠一起整理文书资料。马志忠年长杨泽坤整整10岁，很看重这个“好苗子”。可杨泽坤的脑袋里转悠的想法不少：“马班长有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标准，但除了更细心、更努力、更专业外，他靠啥成了战友们称赞的好班长？”

那年初冬，连队接到任务，到一个点位加高通信设施。杨泽坤跟着马志忠负责线缆施放。

雪野里，修在悬崖边上的路，是边防军人巡逻勘察行走的重要通道，危险难行。杨泽坤和马志忠背着线缆，深一脚浅一脚地交替向前。突然，杨泽坤脚下没踩稳，一下子滑到雪沟子下面。马志忠拽着线缆，赶紧把他拉上路基。杨泽坤爬起来，背好线缆刚想继续往前走，马志忠一把将他推到靠里面山根的位置，并在风雪里冲他吼：“咱不是说好的，我走外边、你走里边，怎么又往外

走？你是家里的独生子，连媳妇儿还没娶，万一有点事儿，你家咋办！”

杨泽坤没说话，乖乖地服从马志忠的指挥。这一路，看着马志忠并不高大的身影，杨泽坤心潮起伏。他终于明白，马志忠靠啥成为大家口中的好班长。心贴心、背靠背，互相支撑，彼此可以交付生命——滚烫的战友情，拴住了杨泽坤坚守岗位的心。

“我年龄大了，有经验，这事儿我上！”“我都有俩孩子了，这事儿我上！”“我是党员，这事儿我上！”战友们多次听到马志忠说这样的话。他渐渐成了战友们仰视的标杆。

都说班长是“兵中之母”，“00后”侯安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直犯嘀咕：“我当班长能行吗？咋带班？”

马志忠站在了侯安安面前：“看我的，跟着我干。”

换防上山途中，晚上在兵站过夜。马志忠带着侯安安所在班和其他几名战友，负责看管军械，要住在车上。夜雨说来就来，马志忠和战友们再次检查车辆。上车休息时，马志忠的大衣都湿了。

侯安安拽着马志忠的胳膊，把他往车厢里边拉：“马班长，你住里边。我年轻，火力壮。”

马志忠脱下大衣，挂在车厢口，说：“我是老兵，你往里走，我住边上。”“这不还耍值个嘛，住外边上哨方便。”

“我知道你抢了那班最困的哨，好样的。我跟你上一班哨。你在里边睡吧，上哨时叫我，算是照顾老同志。”马志忠推着侯安安往里挪，侯安安没再说什么，心里翻滚着各种滋味。

车厢用苫布盖好，雨进不来，四处乱窜的风却不时透过叠压的缝隙钻进来。车厢口的风最大，马志忠躺在那儿，像一堵墙一样为大家挡住了寒冷。快到换哨时间，侯安安提前起来做准备，却发现马志忠早已准备好了。凌晨的细雨中，跟马志忠一起站在哨位上，侯安安心里有了底了，知道了班长应该怎么当。

3次荣立三等功的马志忠，把自己的名字嵌入了边防团光荣的历史。连里的官兵开玩笑说：“咱连可不能没有马志忠。”

入伍前，马志忠做过当艺术家的梦，学设计、学绘画、学书法。当他穿上军装，把青春融入喀喇昆仑高高的山峰上，山川成了他的画板。

“宁肯向前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马志忠的梦中常有鼓角铮鸣。在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的祖国安宁中，战士时刻准备着。

无法割舍的边关记忆

■贺志国

间的战友情谊；忘不了，第一次骑上战马时的激动，豪情壮志涌动心间。

这片热土给了我永不竭的动力。蓝天白云滋养了我宽广豁达的胸怀，大漠戈壁磨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雨雪风霜锤炼了我坚忍不拔的品格。边关厚重的文化底蕴，给予我勇往直前的底气。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些千古名句，是戍守边关的生动写照。那些散落在群山之中的营盘、哨所，矗立在“生命

禁区”的界碑、界桩，历经岁月侵蚀依然挺拔傲立。那些遍布沙漠戈壁的古战场、烽火台，见证着历史沧桑和霜冷孤寂。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见蒙恬率领大秦铁骑饮马黄河的壮观景象，看不见卫青统兵大破匈奴的恢宏气势，但一代代边防军人的默默坚守，奏响一曲动人的戍边之歌。

我想起一茬茬义无反顾走进边防、依依不舍离开边防的战友。他们在人迹罕至、荒凉寂寞的边境线上，用双脚

丈量着祖国北疆的每一寸土地，无怨无悔奉献青春。

我想起长眠于此的张良、李相恩、杜宏等“北疆卫士”，他们战风斗沙、甘于平凡，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边防，用流星般生命火焰刻画出血性的永恒。

时光流转，在机关工作多年的我，常常梦回边关。边关，是我无法割舍的记忆。假如重新选择，我依然义无反顾地走进茫茫戈壁，在那里展翅翱翔，踏歌而行。